



民族语文研究 情报资料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042



112 03 115

编辑说明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是关于民族语文研究方面的综合性的不定期的内部参考读物。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刊载国外有关民族语文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综述，重要论文的翻译、摘译和译述，有关专著和期刊的介绍；并兼及与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等学术团体有关的重要活动的介绍。可供我国从事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和教学人员、学习少数民族语文专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对语言学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本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委会组稿。欢迎投稿。

来稿请用行间有空的带格稿纸单面横写。译文要求附原文（原文用后退回）。字迹要求清晰，译文中出现的外文一律用印刷体；人名、书名等请先写中文，然后在括号附上外文。来稿请挂号寄送北京西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编辑组。稿件刊用后将酌致薄酬；译稿如不刊用，均负责退还。

限于资料、人力、业务水平以及印刷等方面的条件，我们的编辑工作一定会有许多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译 文

- 古维语借用印度语词的各种渠道……………【日】庄垣内正弘 著(1)
郑芝勋、金涛培 译
- 锡伯语词法概述……………【美】J. 罗杰瑞 著(30)
李树兰 译
- 阿尔泰诸语言、朝鲜语、日语的元音和谐……………【日】服部四郎 著(42)
赵 习 译
- 突厥语特点……………【德】冯·加班 著(49)
王秀珍 译
- 蒙古语中*uya和*üge的元音缩合现象……………【日】栗林均 著(62)
朝 克 译
- 现代蒙古语的-ЛГҮЙ词素……………【蒙古】Л. 边巴桑 著(77)
姚克成 译
- 台语言中的重叠法……………【苏】Л. Н. 莫列夫 著(80)
许浩福 译
- 傈僳语比较研究(上)……………【日】西田龙雄 著(86)
陈 鹏 译
- 汉藏语系中词素词干的某些问题:初探……………【日】西田龙雄 著(112)
乐赛月 译
- 侗语的声调分裂和浊呼气音变异……………【美】艾杰瑞 著(119)
王德温 译
- 关于泰语声调区别性特征的一个新方案……………【泰】汕娘·孟宁 著(131)
徐世璇 译
霍耀堂 校
- 澳-泰相似语—海南一种有声调的占系语言……………【美】白保罗 著(139)
周国炎 译

书 评

- 评格德尼著《论澳-泰语中的泰语例证》……………【美】白保罗 著（144）
欧阳觉亚 译

人 物 介 绍

-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桥本万太郎简介……………众 志 编译（148）
加拿大著名汉学家普利布兰克简介……………众 志 编译（153）

资 料

- 阿尔泰语文学、东方学期刊、资料刊名（缩写和全称）
……………刘照雄 张维忠 收集 编译（173）

下 期 目 录

译 文

原始黎语的声母和声调——初步近似的构拟·····

····· 【美】J. A. 马提索夫著 欧阳觉亚译

中部门巴语导论····· 【美】K. Das 格普塔著 张济川译

汉藏语言闭/开元音的交替····· 【加】E. G. 普利布兰克著 乐赛月译

傈僳语比较研究(下)····· 【日】西田龙雄著 陈鹏译

侗水语言词首辅音(声母)的构拟····· 【苏】C. E. 雅洪托夫著 许浩福译

东北黑河地方满语的一个特色——朝鲜语、满语

比较研究的一份报告····· 【日】河野六郎著 宣德五译

关于国外那乃人的语言····· 【苏】O. И. 苏尼克著 胡增兹译

苏联现阶段的维吾尔语言学(总结和问题)·····

····· 【苏】З. H. 纳吉甫, A. T. 凯达罗夫, T. C. 萨德瓦卡夫著 许浩福译

关于日语动词活用的起源····· 【日】村山七郎著 柳英樑、崔德译

波斯语····· 【美】茹本·列维著 高尔辨译

蒙古语和满语中同源词的基本词素的对应关系·····

····· 【蒙古】高·米吉德道尔基著 朝克译

论蒙古语里一种辅音的脱落····· 【美】N. L. 波普著 王真译

瓜希罗人亲属制度的语义结构与社会意义(上)·····

····· 【美】琼·盖伊·高利特著 周庆生译 应琳校

书 评

评布莱德雷的《原始彝语支语言》……………【美】G. 瑟古德著 乐赛月译

人 物 介 绍

阮廷和教授简介……………众 志 编译

实验语音学家纳杰里亚耶夫……………申屠格 编

布莱德雷博士简介……………众 志 编译

资 料

蒙古语论著目录(上)……………高宝珠 编译

古维语借用印度语词的各种渠道

庄垣内正弘著
郑芝卿、金淳培译

0. 序

大多数维吾尔语¹文献是所谓的佛典译文。佛教术语，有的是把原著语言译成维语的²，而普遍使用的却是借用外语的形式。这些借词，有的来源于汉语、吐火罗语、粟特语、藏语、蒙语等，但绝大多数则来源于印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部分维语佛典是直接由印度语翻译过来的，而是通过汉语、吐火罗语、藏语和粟特语重译而成的³。尽管来源于印度语的借词，经过了多种语言的重译过程，但原则上常常以同一的形式出现。这些现象，意味着借词形式是在佛教传播到维吾尔语的初期进入维吾尔语中，并固定、普及了的。长期以来，维语学者们一直认为，来源于印度的借词直接借用了梵语的形式。但，古维语和梵语，由于文字组织和语音系统的不同，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一般讲的差异范围内无法解释，它存在于两种语言整个词汇的对应关系之中。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推测：维语中的借词并不是单纯地反映古代梵语的，而是通过类似于古代梵语的其他语言而转来的。印度系语言中，除古梵语以外，还有普拉克里特语、普拉克里特语和古梵语的混合语，即所谓的佛教徒的混合梵语(buddhist hybrid sanskrit)。在这些语言中可以找出跟维语形式相同的语言形式。如上所述，多数维语佛典是重新翻译的，所以维语中的印度语借词也很可能是通过第3语言进入维语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可以推断维语借词中出现的某些变化形式是受到媒介语影响的结果。其实，维语借词中与梵语很不相同的形式，一直被认为是受到汉语、吐火罗语、粟特语和塞种语等第3语言的影响。特别是自从发现《弥勒会见记》(Maitreyasamiti)这一从吐火罗语译过来的文献以后，才知道了曾经认为是从古梵语直接借来的一些词，都是通过吐火罗语的媒介而来的。但这些所谓的媒介语并不是通过系统地阐述其形式的相似性而决定的，而是偶尔从其他语言中发现了比梵语更恰当的语言形式之后，根据这些各个词形的相对相似性来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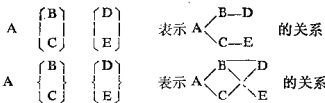
为解释维语中的印度语借词进入维语的途径，先提出维语的所有印度语借词都是通过梵语以外的一些媒介语进入维语的假设。其次，把当时共存于吐鲁番盆地的多种语言看作媒介语。在已掌握的资料中，根据对特异形式的比较，可以推断出吐火罗语和粟特语曾起过最积极的作用。因此，笔者姑且假定，吐火罗语和粟特语是维语借用印度语过程中的最基本的媒介语。下文就是根据这种假设综合研究所有印度语借词进入维语的过程。



上图的实线表示上述设想的内容。为方便起见，把梵语定为基本形。这些基本形是衡量各语言的借词形式变化的标准。

另外，应认识到维语文献中的所有印度语借词都是作为佛教用语传入维语的。

表示零



下面举的古维语形式词例，均引自参考文献I。

1. 词末形式跟媒介语

1.0 比较古维语的印度语借词和梵语，两种语言形式上最大的差异在于词末形式。如梵语的词干形式 *anityatā(f)*, *upagupta(m)* 在古维语中经常以 *anityat*, *upagupti* 的形式出现。古维语的这一词末形式 — # 和 — i 并不反映梵语的格词尾形式⁴，而且从古维语的语音结构上看，也没有必要必须反映这样的词末形式。

钢和泰(Stael-Holstein)跟拉德洛夫(W. Radloff)合作研究过佛典 *Tisastvustik(Tis)*，他在谈论佛典中以波罗迷字母转写的古维语词时，曾做过这样简单的解释⁵。在表示人名时，梵语词干 — a 转写成维文字母为 i, e，波罗迷字为 i, e，梵语词干 — a，转写成维文字母为 — a 或 — i，波罗迷字母为 ä 或 e(I)。表示其他意义的词则不标出梵语的词干元音。

在跟梵语的基本形相比较中所看到的词末变形的现象，并不只局限在上述的佛典，而在整个古维语文献中都能发现。尽管如此，钢和泰的这一观点，自1910年发表以来未能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这种词末形式的变化，在研究古维语、决定古维语和梵语的对应词时，常常被忽视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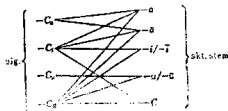
但是，目前对古维语词末形式的变化，古维语和梵语对应词的一系列语音上的问题，都没有作出另人满意的解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词的意义与词末形式有关”的这一观点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假如，根据词义研究的成果，能够整理出词末形式的变化，从中找出某种规律，那么也可以认为这一规律，是受到古维语和梵语以外的第3种语言，即媒介语的影响而形成的。

因此，笔者首先在注重词义之间关系的前提下，考察一下出现在古维语文献中的印度语借词的词末形式。

1.1 古维语中印度语借词的词末形式。

印度语借词的词末形式，可分为 — Ca, — Ci, — Cu, — C# 4种。与此相对应的梵语，除辅音词干外还有 — a, — ā, — i, — ī, — u, — ū 6种元音词干。下图表示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下面按顺序分析说明上图的实线所表示的关系

1.1.1, 梵语词干 -a 与古维语的词末的形式

1.1.1.1, 古维语的一#形式

1°古维语词, 在表示一般名词时, 除相当于1.1.2 2°3°4°的词以外, 都采取一#形式。

梵语	abhiṣeka	古维语	abisik	灌顶
	akṣara		akṣar	文字
	kalpa		kalp	劫
	nirvāṇa		nirvan	涅槃
	maṇḍala		mantal	曼荼罗
	mahāyāna		maxayan	大乘
	paramārtha		paramart	波罗未陀
	udumbara		udumbar	优曇华
	lakṣaṇa		lakṣan	相
	kuśalamūla		kuśalamul	善根
	adhipatiphala		adipatipal	增上果
	saṅghārāma		saṅgram	僧伽蓝
	kṣaṇa		kṣan	刹

2°表示固有名词时, 除相当于 1.1.1.2 1° 的词外, 都采取一#形式。地名—kaśmīra : kaśmir magadha : magat, pārvadeśa : purvadiś, rājagṛha : rācākrq, vipula : vipul, jetavana : cītavan, jambudvīpa : cāmbudvip, mahācinadeśa : maxācinadiś. 山名—kukkuṭapāda : kuktapat, udaya : uday. 河川名—sita : sit. 寺院名—tāmasavana : tamasavan. 经名—daśakarmapatha avadānamāla : daśakrmapada awtanamal.

1.1.1.2 古维语的一i形式

1°古维语中, 表示人、佛、菩萨等人化名、鬼神、天神等神化名的固有名词都采取-i形式。人名—caṣṭana : cāṣṭani, jayaśena : cayasini, jivaka : cīvaki, dhantipāla : dantipali, kalmāṣapāda : kalmasapati, kumāra : kumari, sutasoma : sutasomi, anāthapiṇḍika : anata-pindaki, nāgārjuna : nagarēuni, vināyaka : vinayaki. 佛名—mahādhvaja : maxadivaei, prabhakara : prabaṅkari, ratnapuṣpa : ratnapuṣpi, samantaprabha : samantaprabhi. 菩萨名—śārdūla : śarduli, cāramabhavika : cāramabaviki, kañcanakoṣa : kañcanakusi 神化名—urumukha : urumuki, subhūma : subumi, pañcika : panīeiki, agnikēśa : agnikēśi, mahēśvara : makiśvari, mahādeva : maxadivi°.

2°作为一般名词出现的词中, 表示人的身份、属性的较少, 但这些词一般都采取-i的形式。yogacāra : yogacāri 瑜伽师, sārthavāha : sartavaki 商主, purohita : puroxiti 近臣, parivrājaka : parivaraēaki 普行, sanghasthāvira : saṅgistvri 僧院长老, nirgrantha : nigranti 尼乾子°.

3°一般名词中, 表示鬼神类的词, 一般采取-i的形式。kimpnari : kinari 紧那罗, ghaṇḍharva : gaṇdarvi 乾闥婆, asura : asuri 阿修罗, maharaga : maxuragi 摩睺罗伽, yakṣa : yakṣi~yakṣa 夜叉, bhuta : buti 部多, putana : putani 布陀那, kaṭapātana : kaṭaputani 羯吒布陀那, piśāca : piśāci 毘舍遮, kumbhāṇḍa : kunbanti 瓶腹。

但也有例外, 它们采取一#的形式。

preta : prit 饿鬼, rakṣaṣa : rakṣaz 罗叉

4° 表示动物名的一般名词也采取 -i 的形式¹⁰。 mātaṅga : mataṅghi 象 (TVII), kañjara : kanējari 象, khaḍga : kadgi 犀, kalviṅka : kalvaṅki 郭公, garuḍa : garuḍi 金翅马。

在跟梵语 -a 词干形式相对应的古维语例子中, 也有 -a 的形式, 但这是例外。(见 1.4.1.6)。

1.1.2 梵语词干 -ā 跟古维语的词末形式

1.1.2.1 古维语的 -# 形式

1° 古维语的一般名词, 跟 1.1.1.1.1° 一样有规则地采取 -# 的形式。 pāramitā : paramit 波罗蜜, śīma : śim 凹岸, anityātā : anityat 灭, aśleṣa : aśliś 柳, maghā : mak 星, lalanā : lalan 左神经。

2° 古维语的固有名词, 除 1.1.2.2 以外的都跟 1.1.1.1.2° 一样有规则地采取 -# 的形式。地名—mithilā : mitil, abhāvapurā : abavapur, 河川名—gaṅgā : gaṅ, 民族名—mathurā : matur, 经名—vajracchedikā : vaśraśitak, padmālakṣārā : padmalakṣar (见 EM² 021—022p)

1.1.2.2 古维语的 -a/-i 形式

古维语中表示人化、神化名的固有名词, 与 1.1.1.2.1° 不同, 具有 -a 与 -i 的两种形式。二者之间没有规律性的区别, 但据统计, -a 形式比 -i 的形式多。

1° -a 形式; 女人名—supriyā : supriya, viśākhā : viśaka, bhadrā : badra, 女神名—triṣaṭā : triśanta, ekarṣā : ikarākṣa, duṣṭā : duṣta, lambikā : lambika, śamikā : śamika jayā : éaya, puṇḍarikā : puntarika

2° -i 形式; 女人名—nandā : nante (TVIII), nandabalā : nandabali, mālīkā : maliki, 女神名—sitāpatrā : sitatapadri, somā : somi

1.1.3 梵语的 -i/-ī, -u/-ū 词干跟古维语的词末形式。

与梵语的窄元音、圆唇元音词干相对应的古维语, 全部采取以下几个形式。这些形式与词义完全无关。

1° 梵语 -i/-ī; 维语 -i; rājabhūmi : raēabumi, pañcālakari : pañcālakari, ḍākinī : takini, prajāpati : praēapati。

2° 梵语 -u/-ū; 维语 -u; dhātu : datu, punarvasu : punarvasu, jambu : éambu

但, 古维语中也有些例外, 它们不采取 -i、-u 的形式。(见 1.4.1.4)

1.1.4 梵语的 -C 词干跟古维语的词末形式。

梵语的辅音词干与古维语形式的对应关系如下。这些对应关系跟词义无关。

1° 梵语 -in; 维语 -i; śāstratantri : śastratantri, ratnaśikhin : ratnaśiki, śikhin : siki, vipaśyin : vipaśi, śreṣṭhin : śirisi, 部派名—sarvāstivādin : sarvastivadi, prajñaptivādin : piratyaptibadi, savtravādin : sotiravadi。

其中也有采取 -# 形式的例外。 anāgamin : anaḡam, sakṛdagamin : sakardagam, cakravartin : éakravart。

2° 梵语 -jit; 维语 -ci; prasenajit : praśānei, abhijit : abici。——jit 具有“获得、取得”的意义, 是复合词的构词要素。

3° 梵语 -C; 维语 ——C (除 1° 2°); arhant—arhant。

1.1.5以上根据词义之间的关系，表述了古维语和梵语的词末形式的对应关系。由此可见，与此有关的词义内容并不是梵语的原意，而是以维语表示出来的意义。如梵语的 *sāgara* 原意是“海”，但古维语的 *sagari* 却表示固有名词—王名，所以采取了 *-i* 形式。上述例子中指定的菩萨名、鬼神名、地名、或一般名词、固有名词都是由维语的内容所决定的。这样，古维语的词末形式是由维语词本身的含意而决定的。下面的梵语和古维语的对应例子，更明确地说明这个事实。

梵语	<i>arjuna</i> :	古维语	$\left\{ \begin{array}{l} arēun \\ arēuni \end{array} \right\}$	植物名 (HI)	人名 (UII)
梵语	<i>apasmara</i> :	古维语	$\left\{ \begin{array}{l} apasmar \\ apasmari \end{array} \right\}$	癫痫 (HII)	鬼神名 (UII)
梵语	<i>alambana</i> :	古维语	$\left\{ \begin{array}{l} alamban \\ alambani \end{array} \right\}$	基础，土地 (ETŞ)	鬼神名 (UII)

参照，梵语 *alambana* : 古维语 *alambana* 鬼神名 (UII)

BM3中出现，相当于梵语 *sudarśana* 的11个古维语形式。它们表示国王名时 (6例) 采取 *-i* 形式，表示地名时 (5例) 采取 *-#* 的形式¹⁾。 *sudarśan atlaŷ ol balıqta sön ödlärtä qılmiş buyanlıŷ sudarśanī atlaŷ ilig bağ bolur ärti* “*苏达梨舍那街上有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善良的国王，叫作苏达梨舍那*” (Vb—1~2)。 *amti biz ikigü sudarśan balıqqa baırp aŷır buyanlıŷ sudarśanī ilig başın ilig bodunuŷ avi uluŷ ögrünelüg sävinelig qılsar biz bolu tägingäŷ mü ärti* “*现在我俩打算到苏达梨舍那街，召集以善良厚德的以苏达梨舍那王为首的老百姓共享喜悦，不知允许不允许。*” (VIIIa—8~10)

如上所述，古维语词末形式的意义就是维语词自身形式的意义。

1.1.6词形和意义的关系，并不是决定古维语词末形式的全部条件。有的词末形式跟意义内容毫无关系。决定词末形式的条件有以下2种：1. 只与语音有关系的，2. 语音条件 加上 词与意义的条件。

决定词末形式的条件具有2种不同性质，但如1.1.1~1.1.4所示，各项里的例子一般都表现为有规则的形式。因此，词末形式的起源与其决定条件之间的关系，可换写成以下有规则的体系。

R = 规则。冒号：的左侧，是形成冒号右侧古维语形式的第一条件。斜线//的右侧，表示由促使成立左侧对应关系的第二条件减去第一条件的因素。

R_1	(a)	梵语 - a : 维语 - i	$\left. \begin{array}{l} \left\{ \begin{array}{l} - a \\ - i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right\}$	固有名词
	(b)	梵语 - ā : 维语		人化名词 神化名词
R_2	(a)	梵语 - a	$\left. \begin{array}{l} \left\{ \begin{array}{l} - a \\ - i \end{array} \right\} : \text{维语} - \# \end{array} \right\}$	固有名词 (除条件 R_1)
	(b)	梵语 - ā		一般名词 (除条件 R_1)
R_3	(a)	梵语 - a : 维语 - i	$\left. \begin{array}{l} \left\{ \begin{array}{l} - a \\ - i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right\}$	一般名词表示人物的身分、属性、
	* (b)	梵语 - ā : 维语		表示鬼神类名 表示动物名

R ₄	梵语 $\left\{ \begin{smallmatrix} -i/-i \\ -u/-\bar{u} \end{smallmatrix} \right\}$: 维语 $\left\{ \begin{smallmatrix} -i \\ -u \end{smallmatrix} \right\}$ // ——
R ₅	梵语 -C : 维语 C (除 R ₆ R ₇) // ——
R ₆	梵语 -in : 维语 -i // ——
R ₇	梵语 -jit : 维语 -ei // ——

R₄R₅R₆R₇ 属于上述的第一条件, R₁R₂R₃ 属于第二条件。由于没有发现梵语 -ā 的例子, R₃(b) 上标上了 * 号。如果, 果真存在这个规则, 那么 R₃ 就是附加//右侧条件的形式, 与 R₁ 相同。

1.1.1~1.1.4 各项里的例子是决定这个规则的材料, 其关系如下。

R ₁ (a) : 1.1.1.2.—1°	R ₄ : 1.1.3
R ₁ (b) : 1.1.2.2	R ₅ : 1.1.4—3°
R ₂ (a) : 1.1.1.1	R ₆ : 1.1.4—1°
R ₂ (b) : 1.1.2.1	R ₇ : 1.1.4—2°
R ₃ (a) : 1.1.1.2—2°3°4°	

其次, 可以说这个规则, 是在//的右侧条件的前提下形成的梵语、维语形式的对应关系¹²。

1.1.7 钢和泰在对“Tisastvustik”中出现的来源于印度语的词末形式所做的解释, 其内容上基本上同上述规则 R₁R₂的(a)(b)相同。而这个规则条件(R₁~R₇), 可普遍使用于解释古维语中所有的印度语借词。

但是, 古维语词末形式的规律, 并不是在维语内部独自产生的, 而是受到了某种媒介语言的影响。关于这一点, 钢和泰曾经跟莱乌曼(E. Leumann)所指的“言语”相联系, 並做过考虑¹³, 而这一“言语”后来被吕德斯(H. Lüders)等人所证实, 是属于伊朗系语言的塞种语¹⁴。塞种语跟突厥语之间的相互接触早已为人们所知¹⁵, 而且塞种语中的印度语借词存在着与古维语形式有关系的词。因此, 认为塞种语是媒介语的想法也并不无道理。(参见4~30页)。但是, 比较两种语言的词末形式, 只能发现个别的偶然的一致, 却看不出系统上的一致性¹⁶。所以, 上述的古维语词末形式的规则体系, 是通过塞种语的媒介而形成的设想不能成立。

笔者在 O₁ 中假设粟特语和吐火罗语为媒介语。下面对古维语词末形式和两种语言进行比较。

1.2 粟特语同古维语词末形式的比较

具有名词格变化的语言的词干或主格形式可以被其他语言借用。通过粟特语媒介的印度语借词, 是以粟特语的词干形式进入古维语的呢? 还是以上格形式进入古维语的呢? 至今尚未研究过这个问题, 但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粟特语中存在所谓的轻读词干和重读词干¹⁷, 在主格词末形式中, 前者采取 -y(lil), 后者采取 -# 的形式。如果, 粟特语以主格形式进入古维语, 那么轻读词干的词末形式与其词义无关, 受到先行元音和音节结构性质的语言条件的制约, 自然地采取 -y 的形式。这个现象和上述的古维语规则 R₁R₂ 相同, 但这只是偶然的一致性。例如, 梵语 *yaksa*, *preta* 的粟特语主格形式是 *yakás*, *pr'yūt*。这跟古维语 *yaksi*, *prīt* 的词末形式相对应, 表示 -i : -# 的对应关系。粟特语的前一个形式是轻读词干 (*yak-*), 后者是重读词干 (*pr'yūt-*), 它们表现在主格形式上偶然地与古维语的例子

子产生一致的关系。 $yks-y$ 中的 $-y$ 与词义毫无关系。但,到底是以词干形式进入古维语的
呢?还是以主格形式进入古维语的呢?这个问题,可以根据古维语中的摩尼教粟特语借词形
式做类推性的说明。古维语中有很多摩尼教粟特语借词,其中的 $roé$ 、 $(a)ram$ 、 $rošan$ 、
 $zrusé$ 是从摩尼教粟特语的 $rwé,rm\ rwxšn$ 、 $zrwšé$ 借来的形式。这些摩尼教粟特语形式
的大多数是轻读词干,所以其主格形式必须采取 $-y$ 的形式。即上述的古维语或是反映摩尼
教粟特语的词干形式的。根据古维语借用摩尼教粟特语的这种方法,可以推定这样的结论:
通过粟特语的媒介传入的印度借词,一般以词干的形式进入古维语。

下面对粟特语的词干形式和古维语形式进行比较研究。

1.2.1与梵语词干 $-a$ 、 $-ā$ 相对应的古维语词末形式规则 R_1R_2 ,根据词义可分为 $-i$ 、
 $-a$ 、 $-ə$ 三种形式。但粟特语中不存在这种区别, $-$ 一般都采取 $-ə$ 的形式。 $R_1(a)$:梵语
 $kañśika$:粟特 $kñsk(Bn)$;维语 $kañśiki$, $kumāra$: $kwm'r(Bn)$; $kumari$, $vasumitra$
: $β'swmytr(R)$: $vasumaytri$, $virūpākṣa$: $βyr'wp'ks(Bn)$: $virupakśi$, $dīpaṃkara$:
 $typ'nr(RII)$: $dīpaṃkari$, $indra$: $'ynt'r(Bn)$: $intri$, $samantabhadra$: $sm'ntp'ir(Bn)$:
 $samantabadri(b)$; $amoghapāsā$: $'m'wkp's(Bn)$; $ghaṇṭika$: $'ntyk(Bn)$

$-ə$ 形式以外,也有 $-a$ 形式,但这两种形式的区别,没有什么规律性可循。 $R_2(a)$:
 $kalpa$: $kōp'(Bn)$; $śaṃp$, $saṃgha$: $snk'(MK)$: $saṃ$, $śloka$: $śr'wk'(VJR(Bn))$: $ślok$,
(b); $laūkā$: $rnk'(Bn)$ (经名)。

另一方面,表示地名的词中常常出现相当于古维语 $-i$ 的粟特语 $-y$ 形式,这种 $-y$ 是
间接格词末。梵语 $gṛddhakaṭa$:粟特 $krytkwty(Bn)$, $rajaṅgrha$: $r'ēkry(Bn)$ 维语
 $raēagrg$, $mahasamudra$: $m'v'nsmwiry(VJ)$: $maxasumudra$ 。

1.2.2规则 R_3 中,与梵语 $-a$ 相对应的古维语都采取 $-i$ 的形式,而粟特语中却不存在这
样的规律性,一般以 $-ə$ 的形式出现。梵语 $asura$:粟特 $'s'wr(MüBn)$;维语 $asuri$ (见
1.1.4.3), $kiṃnara$: $kynntr(Bn)$: $kinari$ (见2.2.2.1) $yakṣa$: $yks(Bn)$: $yakśi$ 。

1.2.3规则 R_4 中,与梵语 $-i/-ī/-u/-ū$ 相对应的古维语都采取 $-i$ 、 $-u$ 的形式。粟特语
中也有跟古维语相同的形式:梵语 $mahābodhi$:粟特 $m'v'pwōy(Bn)$;维语 $maxabodi$,
 $dhārṇi$: $t'rny(R)$: $darni$, $rahu$: $r'Yw(Bn)$: $raYu$,但多数却以 $-ə$ 的形式出现。
 $vimalakīrti$: $βymyrkr'yt(R)$, $ratnakīrti$: $rtnkryt(Bn)$, $śāntirāci$: $s'ntyrwe(MüII)$,
 $cintāmaṇi$: $čynt'm'n(Bn)$: $čintamani$, $sukhavatī$: $swk'βt(Bn)$, $lokaadhātu$: $rwkō't$
(Bn), $kapilavastu$: $kp'yrβst(Bn)$

1.2.4规则 R_5 中,梵语的 $-in$ 与古维语的 $-i$ 相对应。粟特语中也有相当于梵语词
干形式的词:梵语 $cakravartin$:粟特 $čkrβrt(MüII)$ 。这个 $-ə$ 形式与古维语的例外形
式 $čakravart$ 相一致。

1.2.5相当于规则 R_6 的粟特语形式 $prsn'yey(MüII)$ 与梵语的 $prasenajit$ 相对应,而
且又跟古维语的 $prasāñci$ 相一致。

1.2.6规则 R_7 中,古维语的 $-C$ 与梵语的 $-C$ 相对应。这个规则同样适用于粟特语。梵
语 $arhant$:粟特 $r'Ynt(R)$;维语 $arxant$, $bhagavan$: $pk'β'm(Bn)$, $brahman$: $pr'Ymn(Bn)$

1.2.7以上对古维语和粟特语的词末形式进行了比较。就整个规则来讲,有的是两种语
言相一致的,有的是部分相同的。但从整体上看,不存在系统上的一致性。特别是 $R_1R_2R_3$
的//符号右边的条件(跟词义有关的诸项)与决定粟特语的词末形式毫无关系,而且古维语
的特殊形式 $-R_1R_2$ 中的 $-i$ 形式,在粟特语中决不出现。因此,认为古维语词末形式的

规律性建立在反映粟特语形式的基础上的这一推测不能成立。应该认为,上面列举的与古维语形式或其规则相一致的例子,是极其偶然的现象。

1.3 吐火罗语和古维语词末形式的比较

下面比较假定为媒介语之一的吐火罗语¹⁶和古维语的词末形式。吐火罗语的词干与主格形式相同

1.3.1 跟古维语的规则 R_1 相对应的吐火罗语和梵语之间存在以下有规律的对应关系。

$R_1(a)$; 梵语 $-a$; 吐火罗 $-e \sim -\bar{a}$ 。梵语 mahendrasena: 吐火罗 mahendrasene (AB王名), brahmadatta: brahmadatte (AB王名), sāgara: sāgare (AB王名), kātyāyana: kātyāyane (AB贤人名), śāriputra: śāriputre (A佛弟子名) $\sim$ śāriputrā (B), uttara: uttare (AB佛名)¹⁷。

(b) 梵语 $-ā$; 吐火罗语 $-ā \sim -a$, sujātā: sujāta (A比丘尼名), bhadrā: bhadrā (A女人名) $\sim$ bhadra (B), malikā: malika (A女人名), nandā: nānda (B女人名), nandabālā: nandābala (B女人名)。

1.3.2 跟古维语的规则 R_2 相对应的吐火罗语和梵语之间存在以下有规律的对应关系

$R_2(a)$ 梵语 $-a$; 吐火罗语 $-#$ 。kuśalamaṇa: kuśalamuṇ (AB), kleśa: kleś (AB), kuṣaṇa: kuṣaṇ (AB), akṣara: akṣar (A) $\sim$ akṣār (B)。地名—magadha: māgāt (AB), jambudvīpa: jambudvip (AB), jētavana: jētavaṇ (AB)。河川名—nairāṇjana: nairāṇjam (B)。著作名—udānālāṅkāra: udānālāṅkār (B)¹⁸。

(b); 梵语 $-ā$; 吐火罗 $-#$ 。anītyatā: antiyat (AB), paramitā: paramit (AB), vāsana: wāsaṇ (B)。地名—lāṅkā: lank (A), suddharmā: sudharm (A), 河川名—gaṅgā: gank (AB)。

1.3.3 跟古维语的规则 R_3 相对应的吐火罗语和梵语之间存在以下的对应关系

表示人的属性、身份时,吐火罗语的 $-e(\sim \bar{a})$ 与梵语的 $-a$ 相对应。梵语 sārthavāha: 吐火罗 sārthavāhe (AB), purohita: purohite (B $\sim$ purohit(A)), yogācāra: yogācāre (AB), ṭikkakāra: tikkakāre (B注释家), pañcavaṇṇika: pañcavarṇike (B僧院之长), mahāśramaṇa: mahāśramaṇe (B托钵僧), abhidharmika: abhidharmike (B阿毗达摩的信奉者), āgamadhara: āgamadhare (B阿舍的信奉者), nirgrantha: nigranthe (B)。

跟梵语 $-a$ 相对应的表示鬼神类名的吐火罗语,也有采用 $-#$ 形式的,但一般都采取 $-e$ 的形式。kimpāra: kinnare (AB), gandharva: gandharve (B $\sim$ gandharv(A)), asura: asuri (B $\sim$ asur(A)), yakṣa: yakṣe (B $\sim$ yakṣā(A)), rākṣasa: rākṣatse (B $\sim$ rākṣats(A)), preta: prete (B $\sim$ pret(A)), kimpāra: kimpāre (A金伽罗)。

表示动物名的词,有的采取 $-#$ 形式,但一般都采取 $-e(\bar{a})$ 形式。ulūka: uluke (A泉), naga: nāge (B蛇), mārjāra: mārjāre (B豺猫), nakula: nakule (B五十字门之一), vṛṣa: vṛṣe (B牝牛), kiśora: kiśore (B驹)。

1.3.4 跟规则 $R_4 \sim R_7$ 相对应的吐火罗语和梵语之间存在以下的对应关系。这一项与词义无关。

R_4 ; 梵语 $\left\{ \begin{array}{l} -i/-ī \\ -u/-ū \end{array} \right\}$; 吐火罗 $\left\{ \begin{array}{l} -i \sim -e \\ -u \end{array} \right\}$

R_5 ; 梵语 $-C$; 吐火罗 $-C$

R_6 ; 梵语 $-in$; 吐火罗 $-i \sim -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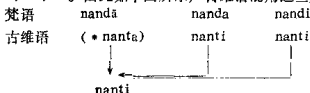
R₁, 梵语—jit, 吐火罗语—ji~cī

R₂, udāyin : udāyi (A), śikhin : śikhi (A), ratnaśikhin : ratnaśihi (A),
paramārthadarsin : paramārthadarsi (A), śreṣṭhin : śreṣṭhi (A), yantracārin :
yantracāre (A)

R₃, prasenajit : prasenaji (A) ~ prasenaci (B)

1.3.5以上,把吐火罗语和古维语的词末形式,跟词末规则相结合做过比较。与古维语的R₂(a)(b)以及R₃相对应的吐火罗语也同样采取-#、-C形式。因此,这一规则可适用于吐火罗语。如下所述,吐火罗语的e,ä-般与古维语的i相对应。所以,假如同R₁(a)和R₃(a)有关的梵语-a:吐火罗e~ä,这一对应关系反映在古维语中,那么就会产生跟梵语-a:维语-i这一对应相同的。吐火罗语的长元音一般与古维语的短元音相对应,所以同R₁R₂R₃有关的梵语:吐火罗的对应关系也跟梵语:维语相同。

R₁(b)中的古维语采取了-a和-i的形式,而吐火罗语则有规律地采取-a~ä的形式。只从这个规则看,古维语和吐火罗语的对应只有1:2的一致性。但,就这一事实,必须考虑以下几点。1,R₁~R₃中的-a形式,只在R₁(b)中出现,它并不是从其他规则类推出来的形式,而是整个规则体系中的重要构成要素。2,-i形式在规则R₁(a)中,是与梵语-a相对应的具有规律性的形式,因此容易产生类推到-a形式的倾向。3,梵语中有许多跟-ā词干相似的词,如-a、-i、-ī。因此如下图所示,古维语混用这些类似词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上述3点,可认为-i形式从属于-a形式,其多数是R₁(a)的//左侧部分重叠而成的。因此,R₁(b)也基本上是适用于吐火罗语的规则。

综上所述,在为古维语的词末形式而设立的R₁~R₃的规则中也有象R₁(b)这样,古维语和吐火罗语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的规则,但就整体来说,规则R₁~R₃也能适用于吐火罗语。即,古维语和吐火罗语的词末形式的形态大体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如此的一致性,本来是媒介语——吐火罗语原有的体系反映在古维语的结果。

1.3.6吐火罗语里存在A、B两种方言。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并没有区别这两种方言。那么起了主要媒介作用的究竟是哪一种方言呢?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A跟B是一种语言的两个方言,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两个方言的借词,在形式上又非常相似。多数吐火罗语的佛典是用A方言写成的,因此借助于吐火罗语的媒介而形成的古维语的借词形式一直被认为是A方言形式的反映²¹。但是,上述规则中的R₃,在古维语中都采取-i的形式,而与此相对应的A和B方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下面比较相当于R₃规则的古维语和吐火罗语的A、B两方言。

维语	A方	B方	梵语
yogačari	yogačāre	yogačāre	yogačāra
sartavaki	sārthavāhe	sārthavāhe	sārthavaha
puroxiti	purohit	purohite	prohita
parivaračaki	parivrājak	parivrājake	parivrajaka
nigranti	nigranth	nigranthe	nirgrantha

gandarvi	gandharv	gandhave	gandharva
asuri	asur	asure	asura
kinari	kinnare	kinnare	kinpnara
buti	bhūt	×	bhūta
kunbanti	kumbant	×	kumbhaṇḍa
prit	pret	prete	preta
rakṣaz	rakṣats	rakṣatse	rakṣāsa

从上举例中可知 B 方言与古维语的规则形式的关系, 比 A 方言更为相近。因此, 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在 R_3 的范围内, 媒介语是 B 方言, A 方言的媒介作用只补充了例外的 *prit* 和 *rakṣaz*²²。但在其他规则中, A、B 的相差并不大, 其中也有一些规则形式只与 A 方言相一致, 与 B 方言不同²³。所以, 索性将 A、B 当作一个吐火罗语, 避开哪一个方言更为接近媒介语的问题。在下面列举的例子中, 吐火罗语词后的 AB 符号, 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

1.4 不属于规则体系的词末形式

在 1.3 中, 已弄清了古维语的词末形式大体上与吐火罗语相一致, 并指出了这是吐火罗语形式在古维语中的反映。但是, 古维语和吐火罗语中也有一些不属于 $R_1 \sim R_3$ 规则范围的例外形式。从统计学的观点看, 这些例外形式并不能否定上述规则体系, 但必须弄清楚这些例外反映的是哪一种语言的形式, 跟由古维语和吐火罗语的词末形式体系的一致性归纳出的古维语借词形式, 是吐火罗语形式的基本反映这一观点有什么样的关系。

两种语言的例外形式, 形成如下的对应关系。

1. 古维语: (吐火罗语) : 异常形式
2. 古维语: 吐火罗语 (): 正常形式或零
3. (古维语): 吐火罗语

1.4.1 上图的 1, 跟 2,

判断古维语词末形式的例外, 究竟反映哪一种语言, 这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现在暂定这是媒介语—吐火罗语和粟特语形式的反映, 并以此为前提用以下方式寻找例外形式进入古维语的途径。

- (1) 古维语形式 = 吐火罗语形式 ≠ 粟特语形式
- (2) 古维语形式 = 吐火罗语形式 = 粟特语 无
- (3) 古维语形式 = 吐火罗语形式 = 粟特语形式
- (4) 古维语形式 = 粟特语形式 ≠ 吐火罗语形式
- (5) 古维语形式 = (粟特语形式) 吐火罗语 无
- (6) 古维语形式 ≠ 吐火罗语 / (粟特语形式)

括号内也存在没有例词的时候, 这时指的是词末形式。

古维语跟吐火罗语或粟特语之间, 只要除词末形式之外, 再不存在决定媒介语的有效的语音特征和形态特征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可以在上述 6 种条件的范围内定出这样的媒介语。

(1) 的媒介语是吐火罗语, (2) (3), 如果 1.3 中的结论即古维语和吐火罗语的形式大体上相一致, 那么就可认为吐火罗语是媒介语, (4) 的媒介语是粟特语, (5) 找不出吐火罗语的材料就无法确定媒介语, (6) 应设法找出吐火罗语和粟特语以外的媒介语。

1.4.1.1 不属于 $R_1(a)$ [梵语 -a; 维语 -i] 的古维语形式。

梵语 -a; 维语 -#; 梵语 *gautama*; 维语 *gautam* 吐火罗语 *gautam* (A) 粟特语 *k'wt'm'*。以上根据条件 (1) 可定吐火罗语为媒介语。*ānanda* : *anand* ~ *anan* (见注 30) 吐火罗语 *ānand* (A ~ *ānande* (B)) 粟特语 *'n'nt*, *nārāyaṇa* : *narayan* (~ *narayani*) 吐火罗语 *nārāyaṇ* (A) 粟特语 *n'r'y'n*, *kāśyapa* : *kaśip* (~ *kāśyape* TVIII 见注 33) 吐火罗语 *kāśyap* (AB) 粟特语 *k's'yp*, *mahākāśyapa* : *maxakāśip* 吐火罗语 *mahākāśyap* (A ~ *mahākāśyape* (B))。以上前三例根据条件 (3)，最后例根据条件 (2)，定吐火罗语为媒介语²⁴。*ratnakara* : *ratnakr* ~ *ratnakkr* (TVI)，吐火罗语和粟特语里都没有与此相对应的词，故属于条件 (5)。但在 *r* 前 *k* > *kk*，是粟特语的普遍现象，因此这个 TVI 中的古维语形式的媒介语很可能是粟特语。(见 2.1.33²⁵) *āryāvalokiteśvara* : *aryavalukdiśvar* (~ *avalukdiśvari* < 吐火罗语) 粟特语 *'ry'βrwkōyβr*, *jeta* : *cit* 以上均属于条件 (5)，无法估计其媒介语。

1.4.1.2 不属于 R_2 (a) [梵语 -a; 维语: -#] 的古维语形式。

梵语 -e; 维语 -i; *samudra* : *samdri* 吐火罗语 *sāmudār* (~ *sāmudtār* (A)) 粟特语 *sm'wtr* 根据条件 (1)，吐火罗语是媒介语。在吐火罗语和粟特语中，找不出与下例词相对应的例子²⁶：*kanyakubja* : *kanyakubēi*, *kuṣṭha* : *kuṣṭi*, *ayukṣaṇa* : *ayukṣani*, *apramāṇa* *apiraman*, *vayneyka* : *vayniki*, *śatka* : *śatki*, *vāsa* : *vasi* 其中的 *kanyakubēi* 是表示地名的固有名词，无法判断这些词受了哪个语言的影响。其 *ś* 的是一般名词。吐火罗语的一般名词中，根据 R_1 (a) 或 R_3 的类推，出现 *-e* ~ *-ā* 的例子较多。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古维语形式是吐火罗语形式的反映²⁸。

(b) [梵语 -a; 维语 -#] 梵语 -ā; 维语 -i; *abhiñā* : *abitiyi* (见 2.1.1.1 7⁰) 吐火罗语 *abhiñā* (B)，根据条件 (2)，吐火罗语是媒介语²⁷。

1.4.1.3 不属于 R_3 [梵语 -a; 维语 -i] 的古维语形式

梵语 -a; 维语 -#; *yakṣa* : *yakṣi* (~ *yakṣi*), *maheśvara* : *maṣiśvar* (~ *maṣiśvari*) *asura* : *asur* (~ *asuri*) 以上的词都与 -i 形式并用，下面的是与此相对应的吐火罗语的 A、B 方言和粟特语的形式。

吐火罗语 A	吐火罗语 B	粟特语
<i>yakṣ</i>	<i>yakṣe</i>	<i>ykṣ</i>
<i>mahiśvar</i>	<i>mahiśvare</i>	<i>mY'yṣβr</i>
<i>asur</i>	<i>asure</i>	<i>'s'wr</i>

根据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判断古维语的 -# 形式相当于条件 (3)。因而可认为 3 个词都是从吐火罗语的 A、B 方言分裂出来后进入古维语的。*maṣiśvar* 中 *i* 前的 *x* 同梵语的 *h* 相对应，这很可能是粟特语形式的反映。(见 2.1.3 5⁰) 另一方面，*asur* 虽然在语音上没什么问题，但如下所述 (参见 3.1) 跟梵语的 *asura* 相对应的古维语一般都采取 -i 的形式。这种异常形式 *asur*，做为变体只出现在粟特语的风格十足的文献中。因此，只能认为此时的 *asur* 是以粟特语为媒介语的形式。*maxuragi* (梵语 *maḥoraga*) 的变体 *maxaruk* 也同样以粟特语为媒介语的形式。

1.4.1.4 不属于 R_4 [梵语 -i/i- : 维语 -i 梵语 -u/u- : 维语 -u] 的古维语形式

梵语 --- : 维语 -#; *aviśi* : *aviś* 吐火罗语 *aviś* 粟特语 *'βyc* ~ *'βyēy*, *barāṇasi* : *baranas* (~ *banaras*) 吐火罗语 *barāṇas*, *maitreyasamiti* : *maitrisimit* 吐火罗语 *maitreyasamit* (A)。第一个例词根据条件 (3) 和 2.2.2.1，其余的根据条件 (2)，均可认为经过吐火罗语借来的。跟梵语的 *sumeru* 相对应的古维语形式有 *sumir* (~ *sumur*) 和 *samir* 两种。前者可认